

人口高密度平原地区的城镇化路径探讨

——基于安徽省北部地区的调研与实践

朱郁郁 闫岩 董淑敏^{*1}

【摘要】： 新一届中央政府将“人的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导向，同时提出 2020 年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黄淮海平原作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类型地区，具有人口高密度且大量外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的特征，这类地区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热点。将皖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调研，分别从动力维度分析出三种基本动力，从意愿维度分析三代人城镇化的不同选择，从资源维度分析出皖北人口在区域中再平衡的必要性，认识皖北地区城镇化的特征、机制和问题，并提出分区城镇化和分层城镇化建议。分区城镇化提出皖北地区人口跨区转移的路径，以及区内人口集聚的模式。分层城镇化提出建立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框架，明确各个层级城镇的作用和路径。

【关键词】： 高密度平原；皖北地区；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 (2017) 08-0104-07

doi: 10.16361/j.upf.201708014

1 研究缘起

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山区、传统农区、西北干旱缺水地区(刘彦随,等,2012)。其中最典型的一类地区就是黄淮海传统农区,包括皖北、豫南、鲁西南构成的地域。该地区以平原为主,人口总量最大、密度高、大量外流,在耕地保护和粮食主产区的战略导向下,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制约了地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王婧,等,2016)。然而,目前该类地区的城镇化研究,尚难以提出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机制。一方面所提出的假设或推论较多是基于面上数据分析和情景推演,缺乏必要的实地调查及微观层面支撑;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较少与地理研究、区域政策分析和城市研究等领域相联系(程瑶,等,2011)。

因此,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安徽省北部淮南、淮北、阜阳、亳州、宿州、蚌埠六市(下文简称皖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城镇化的特征、机制和问题,提出该地区城镇化的可行路径、城乡空间资源格局与配置、政策机制。同时,为了弥补我国在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完整性,通过对企业、学校、农民、务工人员,以及乡镇、县城等个体进行调研和分析^①,从微观层面对该地区人口流动的空间趋势与内在影响机制的认识和判断给予支撑。

2 皖北地区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¹ 作者简介:

朱郁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副院长,高级城市规划师. chu.yy@qq.com

闫岩,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四所所长,高级城市规划师

董淑敏,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三所,城市规划师

长期以来，皖北地区是我国人口总量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15 年皖北地区户籍人口 3303.4 万人，常住人口 2739.1 万人。其中，阜阳市户籍人口是全国 6 个户籍人口过千万的地级市之一；全国户籍人口总量排名前 20 位的县中，皖北地区占有 7 席，且临泉县是全国户籍人口第一大县。2015 年皖北地区常住人口密度高达 685 人 / km²，接近江浙沪三省的常住人口平均密度 740 人 / km²。

2.1 模式特征：大规模异地城镇化。本地城镇化水平不高

2.1.1 城镇化速度快，但整体水平偏低

2015 年皖北地区城镇人口 1220.2 万人，城镇化率仅 44.5%，落后于安徽省城镇化平均水平 6.0 个百分点，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11.6 个百分点。亳州、宿州、阜阳的城镇化率仍未达到 40%。从城镇化速度来看，2010—2015 年皖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 1.54 个百分点，增速高于安徽省的 1.46 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的 1.23 个百分点。

2.1.2 以跨省外出为主导的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

皖北地区是我国劳务输出的代表性地区，异地城镇化现象突出。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皖北地区半年以上跨市外出人口 600.9 万人，占户籍人口比重为 19.4%，高于安徽省的 15.1%。其中，跨市外出人口中以跨省外出为主，2010 年皖北地区跨省外出人口总量为 551.0 万人，占跨市外出人口的 91.7%，占全国跨省外出人口 (8600 万人) 的 6.4%。根据安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 年皖北地区人口净流出仍然高达 805.5 万人。

表 1 皖北地区历年城镇化水平

	2000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皖北地区	25.20%	36.80%	39.20%	40.60%	42.20%	43.40%	44.50%

资料来源：安徽省 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安徽统计年鉴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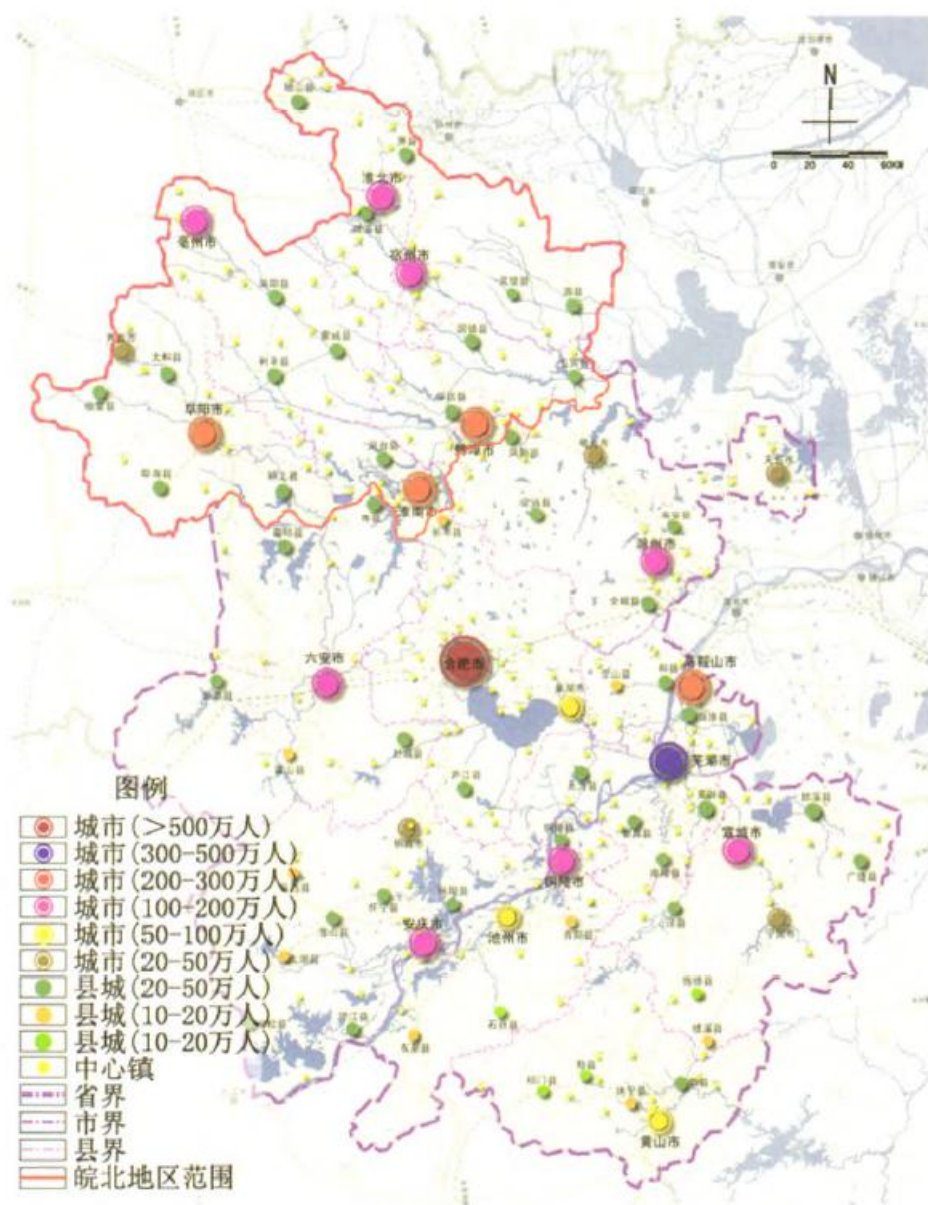


图1 皖北地区在安徽省的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Northern Anhui in Anhui Province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2013。

2. 2 人群特征：年轻劳动力在外，老人和儿童在本地

皖北地区外出人口中以年轻劳动力为主。2015年，宿州、亳州、阜阳、蚌埠、淮南常住人口中15—60岁的人数总量占比明显低于省内其他城市。农户调研也反映出外出人口以20—40岁的年轻劳动力为主，635名受调研的农村外出人员中20—40岁占69%。

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外出，农村空心化明显，留守人员呈现老龄化和幼龄化的结构特点。在对皖北72个样本村调研中发现，80%的村庄外出人口已经超过30%，与皖北地区户籍人口中20—40岁人员占户籍总人口的比例相当，表明该村已经基本没有年轻人。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也都发现，农村留守人员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一部分留守儿童。接受问卷调查的865名留

守人员中 20—40 岁仅占 16%。在对农村学生就读地的调研发现，留守在农村的均为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儿童，幼儿园和小学在村里读的分别占 40%和 36%。进入中学阶段，县城成为农村学生接受教育的主体，但农村的初中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为 13%左右。高中资源则普遍向县城集中，乡镇仅保留少量的高中，因此农村学生在进入高中阶段以后，只能选择进入县城、乡镇或者市区的高中就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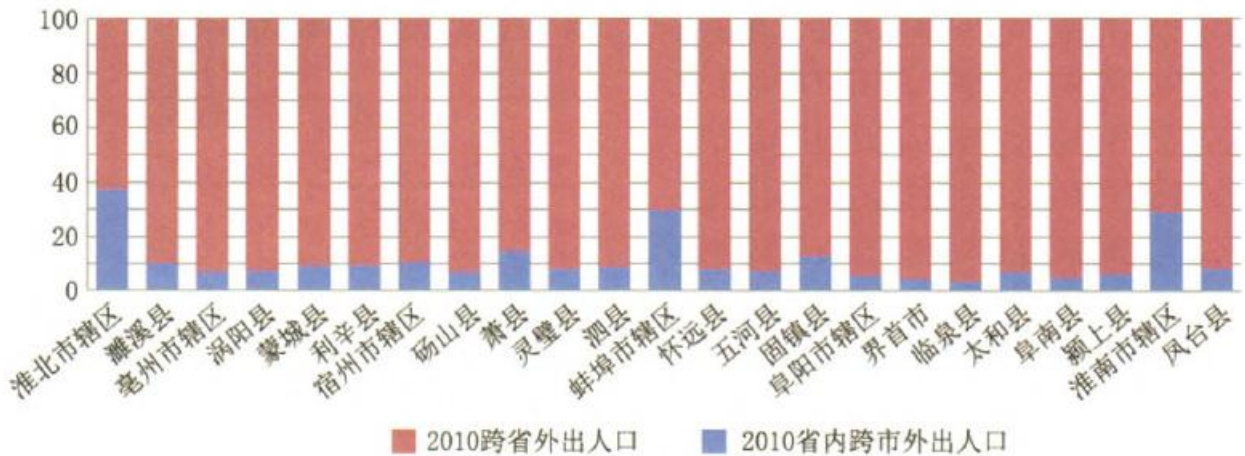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皖北地区跨市外出人口构成 (%)

Fig.2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outflow in the northern Anhui (2010, %)

资料来源：安徽省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2. 3 空间特征：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空间错位

皖北地区地级中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显著。数据分析发现，2005—2011 年皖北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中，地级市区贡献了 54%，县域贡献了 46%。

县城却在承载新增城镇人口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2010 年，皖北地区县城的城镇人口占皖北城镇人口总和的比重由 19. 1%上升至 32. 1%。几乎所有县城人口都由不到 10 万人的规模成长为 20 万人以上的城市。10 年间，城镇人口增量有 62%分布在县城，中心城区和小城镇分别只占 20%和 18%。从商品房销售来看，县城占皖北比重由 2005 年的 19%上升至 201 1 年的 39%，反映出县城对于皖北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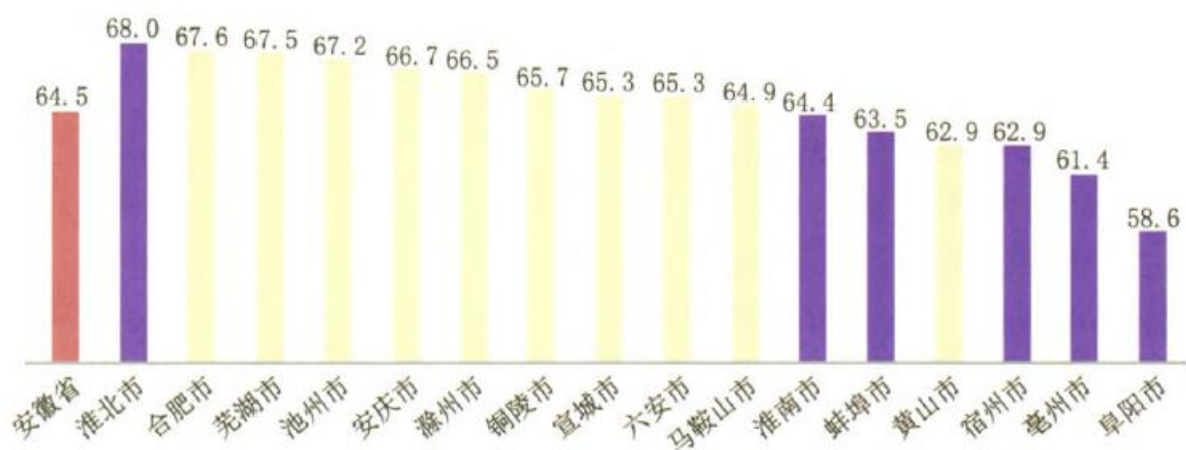


图3 2015年安徽省各市常住人口中15-60岁人口比重 (%)

Fig.3 Residential population aged between 15-60 of Anhui Province in 2015 (%)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16。

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作用逐步下降，2000—2010年皖北镇区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由31.9%降低至27.5%。72个镇的调研数据也显示，近年来大部分镇区人口年均增长仅200—300人。

3 皖北地区城镇化的三个维度分析

3.1 动力维度：三种基本动力

3.1.1 地级市市区和交通走廊地区：工业化驱动城镇化特征显现

工业化滞后是皖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2015年农业占皖北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达17.4%，第二产业仅占44.5%，人均GDP 2.3万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从产业结构看，2015年依托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洗选业、化工产业、电热供应业和依托农业资源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占皖北工业总产值近一半，为典型的资源型工业主导；滞后的工业化水平和资源导向的工业结构导致现阶段工业化对皖北城镇化的推动和支撑作用较弱。

虽然皖北地区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但是内部仍然存在工业化进程的差异。2000—2005年地级市市区二产比重增长相比较县级单元更加显著，这一阶段体现为中心城市的工业化；2005—2011年，工业增长重心转移至沿京沪高铁和沿淮交通走廊地区，二产增长最快的县市为濉溪、砀山、萧县等，这一阶段体现为走廊地区的工业化。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后，走廊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特征明显。2010年京沪高铁走廊地区利用省外资金占全省比重为9.7%，2012年京沪高铁通车后这一数字增长至21%，百丽、台湾玻璃等东部企业纷纷入驻宿州、蚌埠，形成了制鞋、玻璃等区域性产业转移基地。

在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下，走廊地区开始出现外出人口跟随企业回流的现象。2009—2012年，宿州市外出人口与回流人口比由80.0%下降为77.2%；2006—2011年，蚌埠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由65万人下降到50万人。在工业化的带动下，走廊地区宿州、淮北、蚌埠三市的城镇化速度明显高于非走廊地区城市。其中，产业转移最为活跃的宿州近10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速最快，为1.6个百分点。

从竞争力角度来看，高铁走廊地区在工业化发展中具有很强的优势。未来商杭高铁的开通，沿线城市也面临着产业发展的

机遇。但同时也应看到，转移产业通常是追求低成本，地方根植性较差，未来随着地区综合成本的上升，又存在游走的可能性：因此，走廊地区一方面应抓住工业化的机会，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另一方面，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促进产业升级，而非简单的承接落后产能，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地方产业的竞争力。

3. 1. 2 一般县城：基本服务驱动的城镇化

如前所述，近 10 年来皖北地区城镇人口向县城集聚态势明显：以阜阳市临泉县为例，2005—2013 年，县城人口从 9.3 万人增长到近 30 万人。在皖北 8 县的调研发现，县城人口快速增长的现象普遍存在，进城人群以学生及其陪读人员、外出人员的抚养人口和乡镇高收入者进城为主。县城在这一轮皖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活力，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有吸引力的基本服务。相比较外围镇区而言，县城的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质量更高，是吸引人口的主要因素。如 2013 年临泉县城 30 万常住人口中，有约 7 万人为来自村镇的学生，5 万人为陪读家长。皖北县城学生家庭的 2728 份调查问卷也发现，县城一半左右的生源来自于农村。县城学校成为农民可接受的最优质教育资源。

其次是可负担的生活成本。皖北地区县城的住房成本明显低于沿海，2013 年房价最高的在 4500 元左右，最低的不到 3000 元，因此外出人员在外赚钱以后，倾向于回到县城购房，如利辛县 2011、2012 两年卖出去 1 万套住房，超过 70% 的购房群体是外出打工回乡、进城置业的农民工群体。

第三是非正规的就业机会。由于工业化滞后，工业就业对皖北县城城镇化的就业支撑能力不高，大量进入县城定居的农民并不依靠工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调研发现，皖北地区县城人口就业更多依赖服务业和非正规经济，例如临泉县城很多陪读人员就从事骑三轮车、摆夜摊等非正规就业。

因此，农业腹地县城城镇化的驱动力主要是基本服务，是一种生活性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方式面临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县城工业化普遍滞后导致缺乏就业，因而城镇化的稳定性不强，学生接受完教育后，与其父母大多选择离开；二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直接限制城镇化的潜力，目前皖北地区的县城普遍面临着“一桌难求、一床难求、一房难求”的尴尬局面。如何判断和认识县城在皖北地区城镇化中的作用，破解现实困境是皖北城镇化的核心议题。

3. 1. 3 小城镇：兼业驱动的城镇化

如前所述，小城镇在皖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下降，笔者通过 72 个皖北建制镇调研发现，镇区发展缓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发展权上收，镇区仅几年无增量建设用地；二是吃饭财政普遍，由于没有工业基础，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三是“行政权”和“事权”脱节，导致镇区整体建设水平不高。

即便面临诸多的困境，皖北地区的小城镇在 2010 年仍然承担了 27.5% 的城镇人口：调研发现，三类小城镇对于人地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是商贸流通功能强的镇，二是拥有高中等县级教育资源的镇，三是回乡创业人员集中的镇：这些镇在吸纳人口方面最主要的优势是紧密的城乡联系。相比较中心城市和县城，小城镇更加贴近于乡村地区，因此进入小城镇务工的农村人群在获得非农就业收入的同时，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同时，由于靠近农村，务工人员可以从农村方便地带回粮食、蔬菜等食品，进一步降低了城镇化成本。除此以外，相比农村建房，在镇区买房可以有产权，可交易，也可保值增值。

因此，建制镇相比较城市更便于居民兼业，相比较农村则可以享受到可支付的基本服务。一般镇发展的模式似乎与很多地方的新型农村社区有类似之处。但一般镇建房能有产权可交易是新型社区所不能比拟的。未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建制镇，让农村沉默的资产也能释放出来。

3. 2 意愿的维度：三代人的不同选择

针对皖北地区农民大量外出的现象，为更深入地了解外出农民未来的去留方向，以及农村人口今后城镇化的主要选择空间（地级市、县城、镇），进行了皖北地区农民迁居意愿调查。将农民分为三代人群 3，共获取 1500 位农民数据。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表现出不同的定居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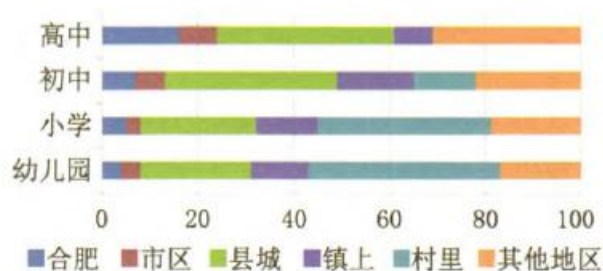


图4 第三代农民就读地点 (%)

Fig.4 Location of schooling for the third generation peasants (%)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皖北农户家庭调研，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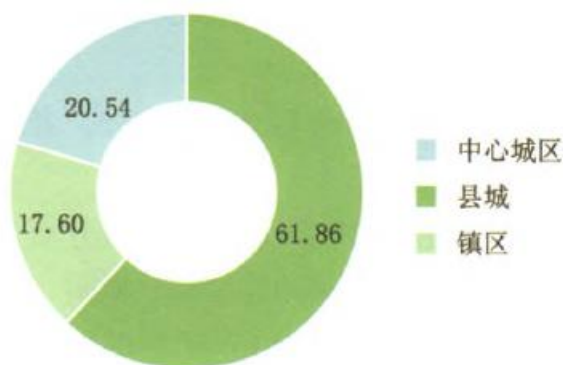


图5 2000-2010年城镇人口增长空间分布 (%)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from 2000 to 2010 (%)

资料来源：安徽省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安徽统计年鉴（2006、2012）、安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0、2010）。

3. 2. 1 第一代农民：坚定留守

针对农户的定居意愿调查显示，第一代农民留守村庄的意愿最为强烈。无论是没出去过的，还是出去过的，回到村里是他们坚定的选择。受调研的第一代农民中，85%的人已经定居在农村，4%的人表示在5年内会定居村里。而他们之所愿意定居农村，主要还是原有住宅(42%)、土地(9%)、生活习惯(33%)的强大束缚能力，这是长期生活于乡村的第一代农民所特有的考虑

因素。

3. 2. 2 第二代农民：摇摆分化

第二代农民是当前外出务工人群的主力。与第一代农民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着更多的选择，也受家庭、子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定居意愿还是工作意愿都存在较大差距。

对留守的第二代农民工作意愿调研发现，希望留在村里务农的超过一半，90%左右的人希望继续在省内工作；对留守的第二代农民定居意愿调研发现，68%的人希望定居在村里，31%的人希望定居在镇上、县城和市区，仅有1%希望定居在市外其他地方。无论是工作意愿还是定居意愿，都说明留守的第二代农民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强。

外出的第二代农民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意愿。从工作意愿调研发现，外出的第二代农民希望回村的仅有25%，26%的人希望在省外务工，49%的人希望回省务工；从定居意愿来看，希望定居村里的比例为43%，希望定居在县城和镇上的分别为22%、15%；对于外出的第二代农民而言，其工作意愿和定居意愿存在矛盾，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在外务工，说明他们已经实现了就业的城镇化，但却有近一半的人希望回村生活，说明他们并未真正实现生活方式和身份的城镇化。主要原因是在外务工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高得多的收入，但是城镇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难以融入的社会使得他们望而却步。因此，外出的第二代农民未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取决于国家的城镇化政策，存在很大的变数。

3. 2. 3 第三代农民：难以留村

调研的第三代农民由学龄前儿童、学生和年轻的打工者组成，从他们的经历判断，未来很难回到农村。在第三代农民的学生群体中，有意愿去城镇读书的比例占90%，远远超过了在村里读书的意愿(10%)。对于这一部分人群，通过教育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经融入城市，未来很难回到农村。在第三代农民的外出务工群体中，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仅18.7岁，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89%从没有干过农活，在农村缺乏生存技能，未来回到农村可能性很小。

综上所述，从调查来看，三代农民体现出迥异的意愿特征，第一代农民由于劳动能力下降而坚定选择留在农村，第二代农民出现了分化和摇摆，第三代农民留在农村的可能性不大。从未来城镇化的主体来看，第二代农民的选择将决定近5—10年城镇化的进程，而第三代农民在未来20年里，将是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选择将对农村人口规模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

3. 3 资源的维度：异地城镇化的必要性

3. 3. 1 水资源和水环境面临双重挑战

皖北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缺水问题，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巨大的矛盾。2011年皖北水资源总量为99.5亿 m^3 ，总用水量为79.3 m^3 。皖北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470 m^3 左右，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1/2，不及全国的1/4，相当于同样缺水的苏北的56%。与此同时，皖北地区河流污染十分严重，超过80%的河流水质都劣于IV类水，主要由于上游来水水质差、农业面源污染高、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等原因。

因此，皖北地区同时面临资源型缺水 and 水质性缺水两个问题，按照水资源开采量不超过水资源总量40%的原则，同时采用较为先进的用水效率指标，皖北地区生态可持续的合理人口规模为2450万人左右，但现状皖北常住人口总量为2550万人。突破水资源承载能力的负面影响就是地下水严重超采、人均用水指标压低、水质安全标准达不到要求等。

3. 3. 2 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

除了水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以外，还存在区域内部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阜阳、亳州、淮北、淮南的现状人口已经超过水资源可承载人口，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瓶颈。其中淮南虽然水资源总量较大，但大多数为淮河过境水，自身水资源总量不足。而蚌埠和宿州的人口数量在现有水资源承载力下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综上所述，皖北地区不足全省 1/5 的水资源量，支撑了全省约 1/2 的耕地和人口以及全省主要电力、煤炭生产的用水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皖北水资源供需形势更加严峻，城镇化和工业化面临制约。考虑到这一地区人口增长的压力，跨区人口疏解和推动人口区内平衡仍然是皖北发展的必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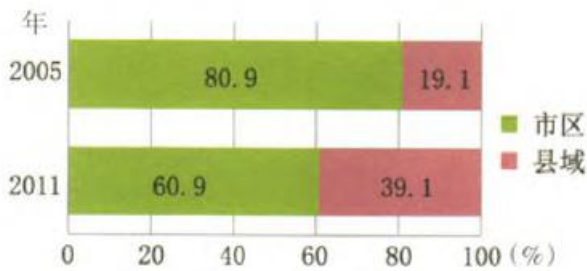


图6 市区与县域商品房销售面积比重变化 (%)

Fig.6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property sale area between central cities and counties
资料来源：安徽省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安徽统计年鉴（2006、2012）、安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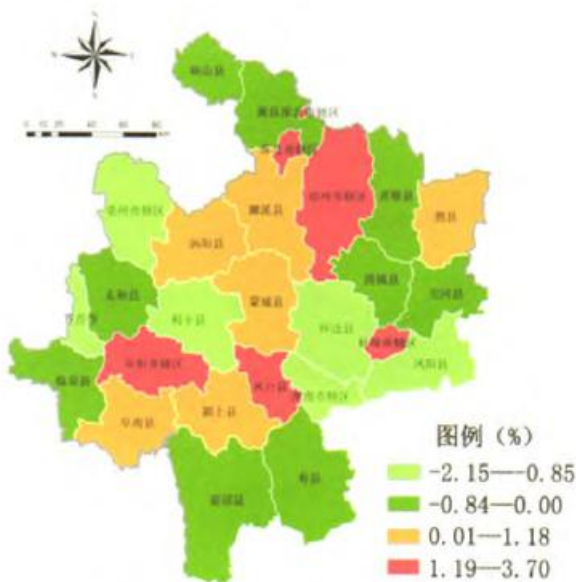


图7 2000—2005年各县市二产比重变化

Fig.7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output from 2000 to 2005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01、2006、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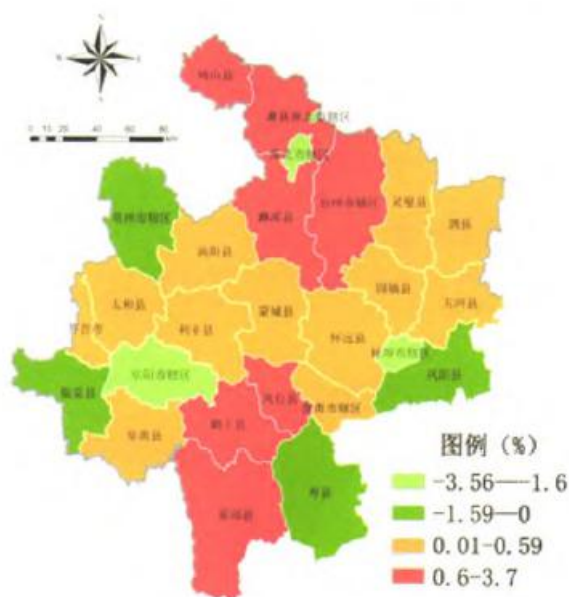


图8 2005—2011年各县市二产比重变化

Fig.8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output from 2005 to 2011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01、2006、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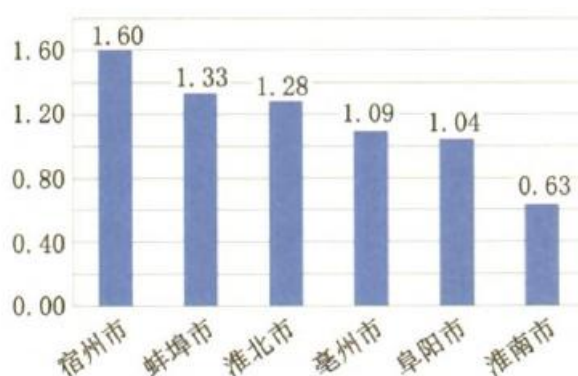


图9 2000—2012年各县市城镇化年均增长速度

Fig.9 Annual growth rate of urbanization of each county from 2000 to 2012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01、2013）。

4 皖北地区城镇化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研究，我们提出基于分区、分层的皖北地区城镇化政策建议。

4.1 分区城镇化

首先是分区城镇化政策，笔者认为应推进皖北地区人口“双转移”，即从资源的低承载地区向高承载地区转移，从发展的低潜力地区向高潜力地区转移。为此在皖北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两个方面的实施路径：

一方面，推进人口的跨区转移。在考虑区域调水工程的前提下，基于对水资源的评价，皖北地区总人口应控制在 3000 万人以内。而根据人口自然增长和回流趋势，皖北地区 2030 年人口可能达到 3500 万人，超出承载力的约 500 万人需要通过跨区转移来解决。当前，中央鼓励中西部地区采用就地和就近城镇化，同时根据区域城镇化的理论，随着省域经济的发展，人口转移的方向将从以跨省为主向跨省和省内并重转变，预计皖北地区将有 200 万至 250 万人口向安徽沿江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推进人口的区内转移。重点培育合蚌淮、沿淮和淮阜亳三条发展廊道，这三个廊道地区交通条件优越，水资源通过区域调配可以得到一定环境，未来应逐步提高廊道地区的产业和城镇人口的集聚度，控制非廊道地区的人口密度，整体上缓解皖北地区资源环境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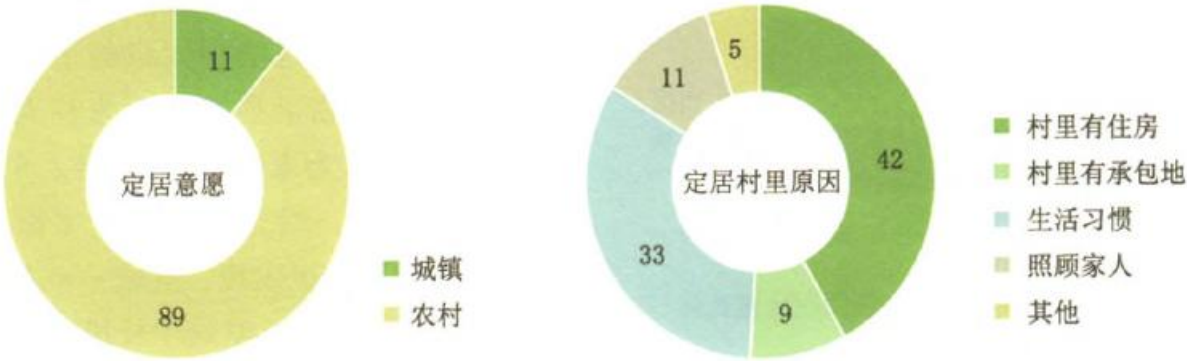


图 10 第一代农民未来定居意愿和定居村里原因 (%)

Fig.10 Settlement location preference and reasons for choosing rural settlement for first-generation peasants (%)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皖北农户家庭调研，2013.



图 11 留下的第二代农民的工作和定居意愿 (%)

Fig.11 Settlement and work location preference for left-behind second-generation peasants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皖北农户家庭调研，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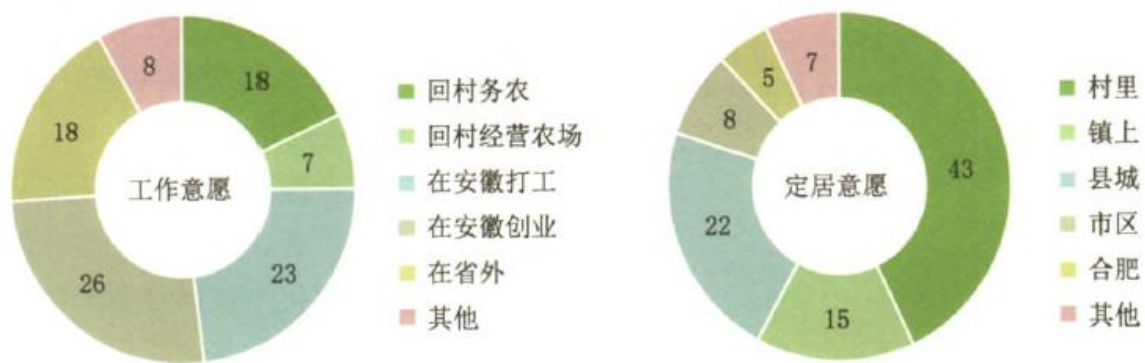


图 12 出去的第二代农民的工作和定居意愿 (%)

Fig.12 Settlement and work location preference for migrant second-generation peasants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皖北农户家庭调研，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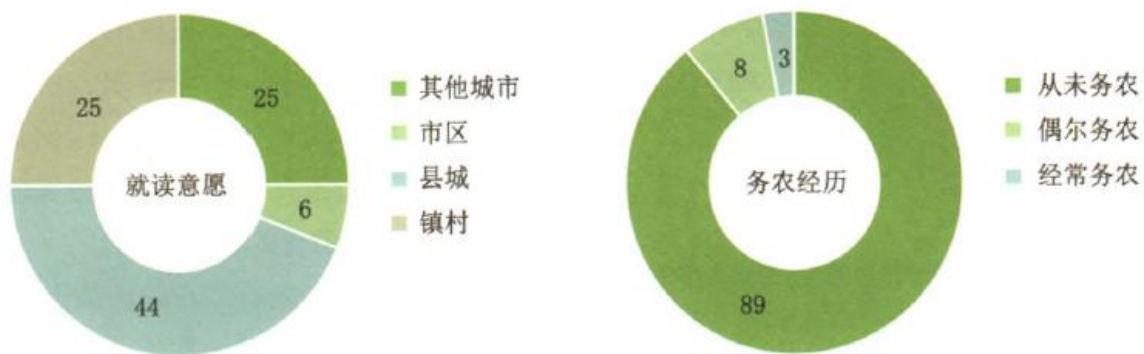


图 13 第三代农民未来意愿就读地点和务农经历统计 (%)

Fig.13 Location preference for schooling and farming experience for third-generation peasants (%)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皖北农户家庭调研，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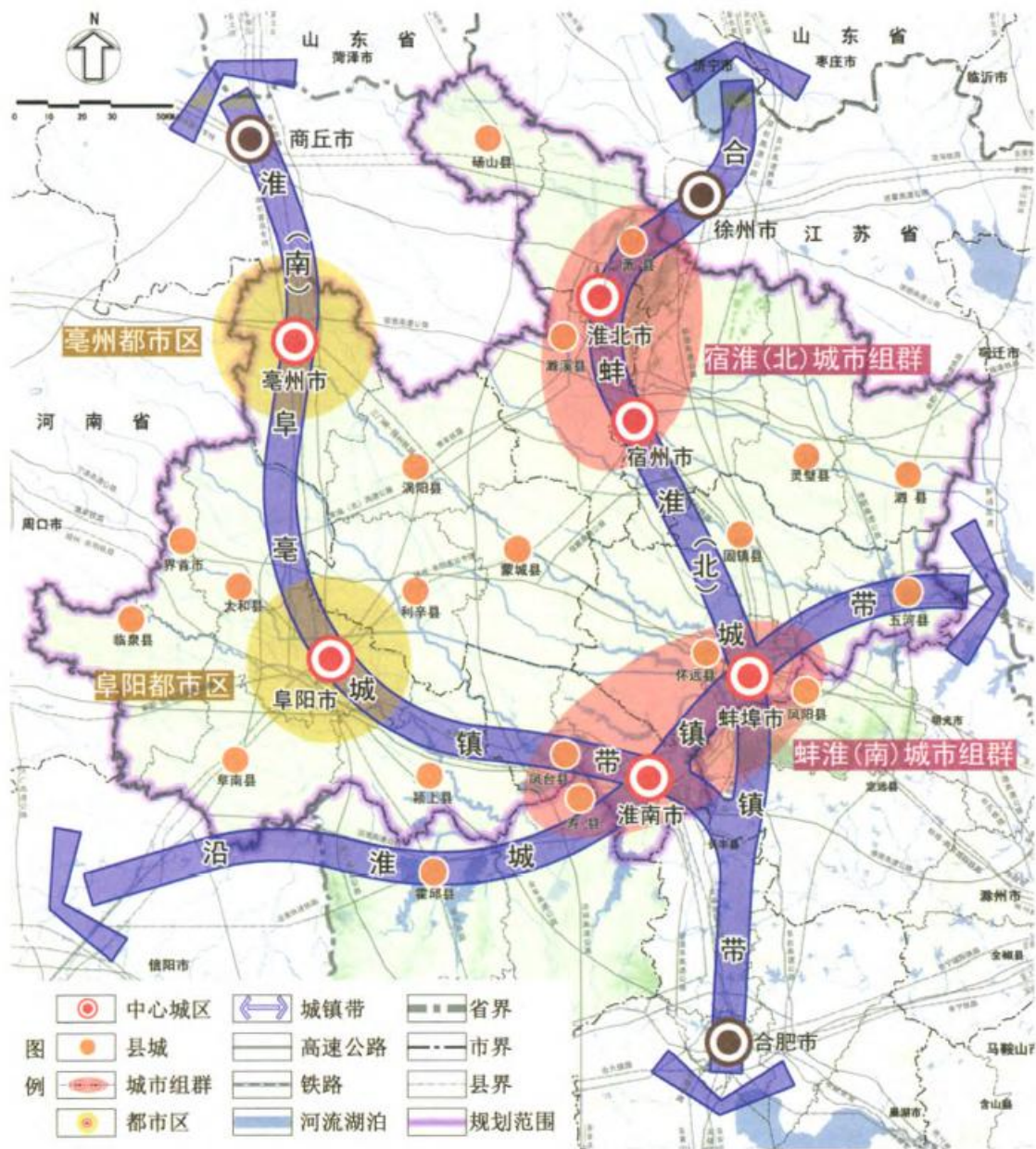


图 14 皖北地区城镇化空间结构图

Fig.14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urbanized areas in Northern Anhui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2013。

4. 2 分层城镇化

基于对动力机制和人的意愿的研究，规划提出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在皖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应发挥不同作用。

中心城市经济增长迅速，就业岗位供给能力强，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应进一步加强对于皖北城镇化的核心带动作用。为此笔者提出结合对长三角区域格局的基本认识，构筑蚌淮、宿淮两个城市组群，以及阜阳、亳州两个都市区，通过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城的联动发展与一体化建设，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推进特色发展和品质建设，提升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县城对皖北地区本土城镇化的基础支撑作用。一方面应重点强化住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建设，全面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尊重皖北县城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坚持县城差异化发展，按照资源依托型、产业带动型和服务主导型三类实施分类指导。

小城镇继续发挥农民返乡创业和兼职就业基地的作用，作为皖北地区城镇化的重要补充。一方面重点发展特色中心镇，支持在商贸服务、教育服务、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条件的建制镇优先发。另一方面，发挥一般镇在支农服务和农村建设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水平，发展成为具有辐射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卫生医疗、商贸流通服务和支农服务等职能的镇域综合服务中心。

5 结语

中国作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城镇化路径具有复杂性，单一模式难以解决不同地区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的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核心载体的模式，在皖北这类人口高密度且大量输出地区难以简单复制。对于这类地区而言，面临着诸多共性问题，需要回答城镇化主体、动力、空间载体等核心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对于城镇化道路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人的需求，因此皖北开展了大规模、自下而上的深入调研，了解包括农民、学生等群体的城镇化情况和意愿需求。

通过皖北地区城镇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区域经济差距导致人口流动仍将持续，另一方面中央新型城镇化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采用就地和就近城镇化的方式，因此区域城镇化和本土城镇化是这类地区城镇化的两条并行道路。就皖北地区内部而言，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城镇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等存在巨大差异，需要通过分区城镇化和分层城镇化战略推动实施。既要明确下一阶段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和模式，也要明确中心城市、县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皖北城镇化的前景仍然可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关键在于第二代农民的回流规模和第三代农民的落脚选择，而政策导向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

注释

①本次个体研究案例来源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皖北城镇群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调研，调研范围覆盖皖北6个市辖区，以及具有代表性的6个县城、24个镇和72个村，同步发放并回收533份企业员工问卷、2728份县城学生问卷及1500位农户调研问卷。

②本文小城镇特指除县城所在地以外的建制镇。

③第一代：指有子女和孙辈的一代人，年龄在50岁以上；第二代：目前外出务工的核心群体，有父母、有子女，年龄在20—50岁之间；第三代：第二代人的子女辈，目前在上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程遥，杨博，赵民.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J]. 城市规划学刊，2011(2): 67—76. (CHENG Yao, YANG Bo, ZHAO Min Some features and trends of urbanization in central China: thoughts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 of towns and villages in the northern Anhui Provinc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1(2): 67—76.)

[2]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区域城镇化和本土城镇化[R]. 2012(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Branch Regional urbanization and indigenous urbanization[R]. 2012.)

[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R]. 2013(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Branch Urban system planning of northern Anhui[R].2013.)

[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R].2013(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Branch Anhui urban system planning[R].2013.)

[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中国城镇化的道路、模式与路径[R]. 2013.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Branch The way, mode and path of China' s urbanization[R].2013.)

[6]刘彦随, 杨忍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J].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11—1020. (LIU Yansui, YANG Re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China[J].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11—1020.)

[7]王婧, 李裕瑞.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6, 71(4): 621—636. (WANG Jing, LI Yurui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county level [J].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4): 621—636)

[8]郑德高长三角地区转型发展新观察——以安徽省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为例[J]. 城市规划, 2011(35): 127—131(ZHENG Degao A new, v view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J].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35): 127—131)

[9]郑德高, 闫岩, 朱郁郁.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 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6): 36—31(ZHENG Degao, YAN yan, ZHU Yuyu Layered and districted urbanization: patterns. driving forc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J].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6): 36—31)

[10]张立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1): 23—32(ZHANGLi Small towns but grand strategies——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provinces with net out—migration[J].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1): 23—32)

[11]张伟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6): 42—49(ZHANG Wei The features and mechanisms of urbanization in undeveloped regions in central China——case studies of Anhui province[J].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6): 42—49)